

白豆白麦

董立勃 著



权威版本
典藏珍爱

天山脚下，一次人性善与恶的血色冲突。
戈壁滩上，一场生命爱与恨的悲情较量。
岁月如歌，垦荒者的吟唱永远在下野地回荡。

CHISO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
麦白豆白

董立勃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白豆白麦 / 董立勃著. -- 乌鲁木齐: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, 2012.9

ISBN 978-7-5515-2535-0

I. ①白… II. ①董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10411 号

出版人 徐 江
责任编辑 骆 娟
书籍设计 吾荣娜
封面题字 董立勃

白豆白麦

董立勃 著

出 版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社 址 乌鲁木齐市北京北路 29 号
邮政编码 830012
电 话 0991-7833922(编辑部)
网 址 <http://www.qingshao.net>
发 行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营销中心 电话:0991-7833979 7833911
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
法律顾问 钟 麟 13201203567
印 刷 乌鲁木齐大金马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制 作 一心设计工作室
开 本 787×1092 1/16
印 张 21
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515-2535-0
定 价 39.80 元

CHISO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印装问题可随时同印厂退换。

目录

第一章 风吹树叶沙沙响 / 1

只有二十岁的白豆,在男女事情上,确实还是一张白纸。可这并不意味着白豆什么都不知道。

第二章 黄土块黑泥巴 / 13

突然,白豆觉得自己是不是在内心深处,老胡的位置要比老杨的位置重一点呢?

第三章 雪水河向西流 / 24

马营长说,恋爱自由,婚姻自由,这个道理,你这个妇女干部不会不懂吧。吴大姐说,这我懂,我懂了。马营长说,懂了就好。

第四章 路上有尘烟飞扬 / 34

马营长说,你是男人,我也是男人。你别把我当官,我也不把你当我的兵。咱们只说男人的话。你喜欢白豆,我也喜欢白豆,你想娶白豆,我也想娶白豆。你不能不让我喜欢,不让我想。

第五章 纸剪的喜字 / 47

鼻子,嘴唇,下巴,一直到脖子,全是那样的饱满,像是刚成熟的水果,透着润润的光泽。还想再往下看,却没法往下看了。

第六章 玉米地青纱帐 / 58

黑影又回到了玉米地。一片玉米被踩倒了。叶子和秆子乱地铺在了地上,它们是潮润的,也是柔软的。它们像是褥子一样,把坚硬的地面隔开了。白豆被扔在了青玉米的褥垫上。

第七章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/ 70

两根玉米秆之间,好像有个什么东西在闪闪发亮。刘副营长轻轻拨开了玉米秆。大家看到了一把小刀子。一把菱形的小刀子。

第八章 向日葵随着日头转 / 83

白豆看看老杨。老杨说,白豆,嫁给我吧。

白豆看看老杨,好像没听清楚。老杨说,白豆,嫁给我吧。白豆看着老杨,还是没有说话。

第九章 酒话里的秘密 / 96

老杨说,咱们离婚吧。就像听到老杨说嫁给我吧的话一样,白豆看看老杨,没有表情。老杨又说,咱们离婚吧。

第十章 一天比一天凉了 / 110

问老杨那红鸡蛋的事又是怎么一回事。

老杨说什么红鸡蛋,他可是从来没有见过红鸡蛋。他说他见过的鸡蛋都是白皮的,没有红皮的。

第十一章 什么花这么香 / 126

在下野地,没有一个人能真正地永远拥有自己的秘密。没过多久,大家都知道了白豆去为胡铁上诉的事,还知道了白豆每个星期都要去劳改队看胡铁一次。

第十二章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/ 140

在白豆的快乐的叫声中,胡铁让白豆从空中落下来,却不让白豆真的落在地面上,在白豆快要落地的那个时间,他先倒在了地上,把落下的白豆托住,放到了宽厚的躯体上。

第十三章 沙暴像一条龙卷过 / 154

——我叫胡铁,现在在劳改队,是个劳改犯。我是逃跑出来的,我来参加这个会,只想给大家,给首长,给各位兄弟姐妹,说一句话。我是冤枉的。我没有犯罪,没有犯过罪。

第十四章 沙暴过后乱云飞 / 164

但是,你还是要回到劳改队去,因为你又犯了新的罪,你目无国法,越狱逃跑,挟持人质,冲击会场,把秋收动员誓师大会,变成了你个人的翻案会。你破坏了社会主义建设,你犯下了反革命罪。

第十五章 打开窗子说亮话 / 170

白麦说,不要抓胡铁了吧? 白麦说,只要不抓胡铁了,胡铁就会回到白豆身边了。白麦说,只要胡铁回到了白豆身边,过去受的罪再多,白豆都无所谓了。

第十六章 有一种哭声像阳光一样 /178

胡铁弯着腰，捧着孩子，向白豆走去。看到胡铁走过来，白豆说，快让我看看。不知道说的是要看孩子，还是要看胡铁。胡铁把孩子放到白豆怀里时，白豆在孩子的脸上亲了一下，又在胡铁的脸上亲了一下。

第十七章 风中弥漫着干草味 /190

白豆看到了白麦脸上的红晕，笑了起来，说，人家都说，女人的奶，没结婚时，是金奶；结了婚，就是银奶；生了孩子，就是羊奶了。成了羊奶就沒有人稀罕了，不像你的奶，还金贵得很呢。

第十八章 石头也会被水冲走 /198

可就凭着这一口气，李山还是抬起了头，慢慢地直起身子。他想，我还活着，我还得跑，还要去找白麦。他知道，找不到白麦，就算他不死，也不会活得很好。

第十九章 半个月亮慢慢在爬 /205

同样是一张纸，上面摁的五百个红手印，不如这张纸上的一个红印章。五百个手印不会改变胡铁的命运，而这个红印章却会决定胡铁的生死。

第二十章 清水河里有泥沙 /212

白麦把事情的经过全向老罗说了。白麦说的时候，很平静，很详细，同时，还有些生动。自己做过的事，用心做的事，每一个细节，在心里都很鲜活。

第二十一章 旗子像火一样飘 /221

这一天，下野地的人没有一个人下地干活，全集合起来，参加一个大会。在这个大会上，全下野地的人头一次听到“文化大革命”的这个词。白豆说，这个李山，真有点像胡铁。白麦说，可胡铁没有像他这样，硬把犯法的事，揽到身上，自己把自己送进劳改队。

第二十二章 秋风不知落叶多少 /227

白麦一下子想到了两个字：离婚。

这并不是两个什么了不起的字，但白麦真的从来没有想到过。从和老罗结婚后，不管遇到了什么事情，白麦还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两个字。

第二十三章 大风过后又下大雨 /237

红袖章戴上了杨来顺的胳膊，杨来顺说不了话，也没有办法跑开，就成了下野地第一个戴红袖章的人。谁也没有想到，杨来顺一戴上红袖章，就开口说话了。杨来顺说，你们要让我干什么？

第二十四章 正午的太阳有些毒 /245

杨来顺说，白豆当过我老婆，她长得啥样我知道，我想看看，你长得啥样。白麦说，你想看就看呗。

第二十五章 穿过纱一样的雾 /265

抱着胡豆往家走，走着走着，突然仰起头，朝着天上大喊了一声，胡铁啊胡铁，你到底在什么地方，你真的扔下我和儿子不管了吗？明知道胡铁不可能听到她的声音，可她还忍不住地喊了起来。

第二十六章 枯了的芨芨草不会死 /275

说来也怪，有人说，闭了眼，黑了灯，天下女人一个样。这以前，杨来顺也这么想，可自从和白麦有了那个事后，他就不这么想了。

第二十七章 再硬的玉石有时也会碎 /285

也许杨来顺在说出这句话以前，老罗可以有一千个不相信的理由，但听到杨来顺说出了这个细节后，他那一千个理由就全都变成了灰。

第三天夜里，白麦钻进了床底，再也没有出来。看守早上给白麦送饭，没有看到人，觉得有点怪，围着房子转了一圈，发现在屋后的墙根处有一个洞。

第二十八章 寒雪中有一片暖阳 /302

白麦好像还没有意识到什么，还在说小时候，一听狼的故事，就往大人怀里钻。这时候，白麦才发现她已经钻到了一个人怀里。并且，感觉到了李山身体的变化。

第二十九章 再黑的天也会变亮 /316

白麦对老罗说，我们要和白豆家一块吃个团圆饭。老罗没有说不。白豆对胡铁说，我们要和白麦家一块吃个团圆饭，胡铁也没有说不。

第一章 风吹树叶沙沙响

只有二十岁的白豆，在男女事情上，确实还是一张白纸。可这并不意味着白豆什么都不知道。

这一年的夏天，在下野地，先是有两个男人想娶白豆当老婆，后来又有一个男人也想娶白豆当老婆。

这并不是说，白豆是个漂亮的女人。

尽管从 1951 年开始不断有内地的女人以参军和支边的名义来到下野地，但在下野地仍然是男人多女人少。也就是说，只要是个不算太丑的女人，身后总有一个或几个追逐者。

说白豆不漂亮，也不是说在下野地，还有些比白豆长得漂亮的女人。准确点说，在下野地没有可用漂亮来形容的女人。漂亮的女人到不了下野地。

和白豆坐一趟火车来的女人有上万。从乌鲁木齐到下野地要经过司令部师部团部场部，每经过一个地方就会有好多穿军装的人来看她们，说这些人全是为革命立过大功的首长。每回有人来看过她们后，她们中就会有几个人从白豆身边

离开。离开的女人看上去总是比白豆好看些。

这些漂亮的女人只有一个白豆叫得出名字。她是和白豆同村，也姓白，叫白麦。本来她们约好了走到天边也不分开。没想到一下火车就分开了。她们不想分开可她们说了不算。她们也穿着军装，只要穿着军装就得服从命令。服从了命令白豆和白麦全哭了。扯着手说一定要抽空写信。

一到下野地，白豆就给白麦写了信。

和白麦一样，沾老解放区的光，她们都读了三四年的书。能写简单的信，也能看简单的信。

白麦长得好看，留在了城里。白豆没有白麦长得好看。只能坐上车，继续往西走。一直走到下野地。

没有了白麦，白豆也不会孤单。

一起到下野地的还有好多女人。白豆马上和一个叫翠莲的女孩子好上了。

她们住在了同一间地窝子里，像是亲姐妹影子不离影子，一块儿跟着大伙儿到地里干活，一块儿到水渠边洗衣服，一块儿躺在床上透过天窗看星星月亮，说着女人之间的悄悄话。

没想到和翠莲这样的好法也没能坚持多久。好像半年时间还不到，翠莲就调走了。从五队调到了六队。不再和一个女人住一间地窝子，也不是一个人住一间地窝子。一块搬进那间地窝子的还有一个人。一个让白豆看起来是个很粗野很可怕的男人。

白豆想劝阻翠莲不要搬到那个男人的屋子里去。可翠莲说她不想搬也得搬。白豆问她为什么。翠莲说，这是吴大姐做的媒。白豆说，谁做媒也得婚姻自主啊。翠莲说，吴大姐说了，这是组织的意思。白豆说，可他的样子一点儿也不可爱。翠莲说，吴大姐说，老牛这个人是个战斗英雄。翠莲还说，啥愿意不愿意，女人早晚得嫁人，嫁给谁还不一样？

白豆小翠莲一岁多，也知道是女人就得嫁人，可白豆总觉得嫁谁不嫁谁是不一样的。

不管白豆对翠莲的婚事怎么看，在下野地大家还是把这个事当喜事来办理。炊事班做了好多平常吃不到的好饭好菜。开荒营的大大小的官全来了。拜天地时双方父母亲都不在，就对着墙上的毛泽东和朱德的画像连鞠了三个躬。还放了鞭炮贴了喜字，还有喜烟和喜糖。

吃着那块喜糖，白豆觉得不那么甜。

结婚的人按规定可以三天不下地干活。三天后白豆才见到了翠莲。白豆盯着翠莲的脸死死地看，把翠莲的脸看得一阵儿一阵红。翠莲说，看什么看，有什么可

看的。白豆说,都说女人一结婚,就不一样了,我想看看哪个地方不一样了。

结婚的女人和不结婚的女人的不一样,哪里会从一张脸上看得出来啊。白豆的傻让翠莲真想笑出来。不等翠莲笑出来,白豆问翠莲这三天是怎么样过的,是不是很可怕啊。翠莲笑了笑,想说什么又没有说,只是脸红得更厉害了。

白豆非要让翠莲说。翠莲说,说什么呀,有什么可说的,要不了多久,你会什么都知道的。

不是不想给白豆说,是说不出口。人挺怪的,好些事能做出来,却不能说出来。

翠莲不说。白豆只好自己去想。

只有二十岁的白豆,在男女事情上,确实还是一张白纸。可这并不意味着白豆什么都不知道。

村子老有说书的唱大戏的,什么《西厢记》,什么《天仙配》,什么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啊,还有什么《小寡妇上坟》啊,什么十八摸乱七八糟的啊,白豆都听过,而且听过不止一遍两遍了。随着岁数一天天往上长,白豆是越听越喜欢听,越听越觉得有意思。一个人时也会忍不住瞎想乱想,想着想着就好像有点不是自己了。

还有村子里的那些小媳妇,还有她的姐姐嫂子也在其中,这些女人凑到一起,说的话比说书的唱戏的还要厉害。看到白豆来了也不管,还是说。白豆不知道她们说什么坐下听一会,听出一点内容后,白豆坐不住了,只好站起来走。

人走了,离那些小娘们远了。可听到的话却让她带上走了。她不想带,可那些话黏黏的,粘住了她,让她怎么甩也甩不掉。弄得她浑身上下不自在,像是毛孔让泥灰堵住了。

女孩子哪个不爱干净?跑回家,打了一盆子清水,要把身上好好洗一洗。

正洗着,嫂子进来了。嫂子不是外人,也是女人,白豆看了嫂子一眼。一样把清水往身上撩。

嫂子看着白豆。嫂子说,白豆,我来给你搓搓背。

把毛巾递给嫂子,让嫂子搓背。嫂子边给白豆搓背,边说,白豆,谁娶了你,是天大的福。

白豆说,我这么丑,谁会娶我。

嫂子看着白豆的胸脯说,你不丑,一点儿也不丑,你能让男人掉了魂。

白豆说嫂子胡说。白豆可从没有觉得自己长得好看。

要说好看,白豆真的长得不算好看。眼睛不大,还不是双眼皮,单眼皮好像有一点肿。脸形既不是瓜子脸也不是苹果脸,更没有白里透红的颜色,皮肤闪动着麦子的那种黄。没有书上说的女人的那种樱桃小口,嘴唇还有点厚。鼻子也不够

挺不够高。仔细看过去还会在脸颊上看到几粒淡淡的雀斑。说女人好看,就是说那张脸好看。说一个女人不好看,就是说她的脸不好看。

盆子里的水,像月光,白豆用毛巾蘸着,往身上擦。月光像盆子里的水,从天窗流下来。离开了盆子里的水,白豆又把自己放到了月光的水里。水静静地流过身体,流过身体的每一个角落,好像要去找寻什么秘密。看着水里的自己,除了一张脸看不到外,其他部位全没了遮拦。

看着看着,白豆突然吓了一跳。

好像在某一个瞬间,好像是在刚下过雨的树林里,一下子长出了好多蘑菇。白豆这个时候看到了蘑菇。只是白豆看到的只有两个蘑菇。它们没有长在树林草地上,而是长在了白豆的胸脯上。老家的山上总是在雨后长出好多蘑菇,白豆每次上山总会装满满一篮子蘑菇,但白豆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这么白这么圆这么鲜嫩的蘑菇。它们挺立在白豆的胸脯上散发着一股清香。

看着看着,白豆忍不住用手指碰了一下那微凸一点的粉红。一阵酥酥的热闪电似的掠过全身,让白豆有点喘不过气来。

想起嫂子说的话。也想起了翠莲说的话。其实一个女人只要长到了二十岁。不管她长得是个什么样的人,不管长在什么样的地方,一些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东西,都会一齐在她的身体里长出来,像草像花像地里的庄稼,它们浑然不知地任随季节安排着。

于是在这一段日子里,白豆既有点盼着吴大姐在她面前出现,又有点怕吴大姐在她面前出现。

也是在这段日子,或者要早一点的日子里,有两个男人没有给她打过任何招呼,就把她拉进了他们的梦中。也许还不止两个男人,但只有这两个男人不但把她拉进了梦中,还想把她拉进自己的日子里,让梦成为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。

还有一个男人这时还没有想到要娶白豆。在事情的顺序上他的出现要晚一些。尽管这时他也在下野地,并且是个重要的角色。而且他也见过白豆,可他没有把这个女人放在眼里,甚至不知道这个小眼睛的女人叫什么。

还是按照顺序说这个故事吧。

休息天没有事,白豆有时会去六队看翠莲,像走亲戚一样。

说着说着话,翠莲干呕了几下,却什么也没有吐出来。白豆说,你怎么了?是不是病了。翠莲摇摇头说,我没有病。白豆说,那你是咋回事?翠莲说,我怀孕了。

白豆说，怀孕咋这么难受？翠莲说，好像得了大病。

看翠莲这样子，真是比得了大病还难受。本想和翠莲好好说说话，却什么也不想说了。只说翠莲，你好好歇着吧。我先回去了。翠莲要送，白豆不让送。说路不远，一会儿就到了。

到了路上，没走一会儿，后面过来了一辆马车。路是土路，荡起老高的灰。白豆站到路一边，想让马车过去再走。

马车到了身边，却不走了。停下来了。

车把式说，是去五队吧？上来吧。

三四里地，说不远，也得走一阵，大热天，还得走出一身臭汗。有马车坐，白豆不能不坐。没有道理不坐。

白豆往马车上跳。白豆的外衣搭在胳膊上，只穿了件白衬衫。衬衫扎进腰带里。腰显得圆细，胸显得鼓圆。

车上有麻袋，里面装的是粮食。白豆坐在麻袋上面。路上有好多小洼坑，颠得白豆的身子晃来摇去。

车把式说坐好了。

走了一阵，车把式又回过头，说坐好了。看着白豆说，让白豆坐好，其实眼睛想看到的就是白豆坐不好的样子。路这么颠，白豆想坐好，也坐不好，她的胸好像很高兴似的，在不安分地跳动着。

车把式说，我叫杨来顺。叫我老杨。你叫什么？

白豆说，我叫白豆。

老杨说，这名字好听。

说着又回头看白豆，好像名字就写在白豆身上。

坎土曼的木把柄子断了，就干不成活了。

排长说，去，拿去让老胡修理一下。

哪个老胡？

白豆不知道说的是谁。

铁匠。铁匠铺知道吧。铁匠铺里就一个老胡，去一问就知道了。

铁匠铺好找。老远能听到叮叮当当的声响。

铁匠铺没有门，是个敞开的大棚子。中间有一个带风箱的炉子，烧着火，里面是各式各样的铁板钢块。炉子前有一个很大的铁台子。铁台子和火炉之间站着一个汉子。光着脊背裸着胳膊，前面系了块帆布围裙，用来遮挡火星铁屑。

白豆喊了声老胡。

老胡没吭声，他正在把一块钢板敲打出锄头的形状。开荒用的各种工具几乎全是他锻打出来的，包括马蹄上的铁掌，盖房子用的抓钉。手中那把铁锤不停地

敲，还是一堆干不完的活。

喊了两声，老胡也没有吭声。

白豆不喊了，转身想走。

老胡抬起头。看到白豆。

白豆已经转过身，老胡看到白豆后背。

后背是人的另一半。白豆的后背，一眼看过去，就是女人的那种后背。从分开的肩到合起的腰再到分开的大腿和小腿，尤其是腰和大腿之间的那部分的起伏凹陷，没有一处不是用圆润的弧线画出，似乎在展示着什么的同时也在蕴藏着什么，无法不让投来的目光发呆发痴。

不等白豆抬起脚，老胡已经站到白豆背后，老胡伸出手来，但他并没有碰到白豆的后背，只是从白豆手中把坎土曼头拿了过去。

不到十分钟，老胡给坎土曼换上了新柄。

这十分钟，白豆站在铁匠铺里，却没有看铁匠。她的目光落在远处的一棵树上。那棵树有点怪，上面一半是圆圆的杨树叶子，下面一半是长条形的柳树叶子，树上还落了一只云雀，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，好像在说着什么事，但不知要说给谁听。

把修好的坎土曼递给白豆时，老胡又看到了白豆的前边。他好像没有看白豆的脸。这时的白豆一张脸长得是什么样子，对老胡来说，已经不重要。

老胡问白豆，你叫什么？

白豆说，我叫白豆。

说完，白豆走了。

老胡边抡着铁锤，边看着白豆的背影。

看不见白豆了，老胡马上决定要锻造一把新的坎土曼。

单身的男人们住在一间大地窝子里。

老杨和老胡的床隔不太远。老杨要扔一支烟给老胡。老胡不要。老胡的手正把玩着一把小刀子。闲着没事，老胡不抽烟不喝酒，就是用手玩小刀子。

小刀子亮亮的，不知是石头磨亮的，还是手指和手掌磨亮的。

两个男人随便唠着。习惯了，睡觉前，总要聊一会儿。聊什么不一定，算一算，说得多的，还是和女人相关的话。

老杨说，我看上了一个女人。

老胡问，谁？

老杨说，这个女人真不错。

老胡又问，是谁？

老杨说，我一定要把这个女人搞到手。

老胡本来也想说,他也看上了一个女人。可想了想,又没有说。他做事,从来是不做好不说,做不好也不说,就是做成了也不会随便说。

他叫胡铁。有点像块铁。一块生铁。

胡铁铁了心,要把一个女人娶到手。

同一个夜晚,同一个地方,在同一间屋子里,有两个男人,为同一个女人睡不着觉了。他们以为他们还是好朋友,他们不知道他们已经成了敌人。

通往大田的路上,正走着的白豆。

站在路过的老胡也看到了白豆,老胡朝白豆走过去。他的手里提着一把坎土曼。老胡把白豆手中的坎土曼换过来。老胡说,这是你的坎土曼。白豆有点摸不着头脑。不等她说什么,老胡已经转身离去。走向他的铁匠铺。

同样是坎土曼,原来也会有很大不同。有前面那一把坎土曼作比较,这把坎土曼用起来,是那么轻巧,那么锋利。几乎不用什么气力,就能一下子切入到深深的土层里。干活老是落在别人后面的白豆,跑到了前面。大家都说,白豆会干活了。只有白豆知道,是手中有了会干活的坎土曼。

收工了,让回家的路多拐一个弯,白豆走到了铁匠铺。白豆对老胡说,老胡,谢谢你了。老胡却说,这把坎土曼本来就是你的。

只要在路上走,不管是一个人在走,还是几个人在走,在白豆的身边,随时都可能出现一辆大马车。马车像是也长了双眼睛,总是盯着白豆。

白豆只要一上车,车把式老杨就把鞭子甩出一串鞭花,在空中炸响,比鞭炮还响。

女伴们喜欢跟白豆一块走路。因为跟白豆一起,老会有车坐。干一天活了,浑身的筋骨酸疼,有车坐,就像是坐花轿子,甭提有多舒畅了。

可老杨却只想让白豆一个人坐他的马车。白豆一个人时,老杨可以跟白豆说好多话。

老杨说,明天我要去场部拉化肥,场部有合作社,想要什么东西,我给你带。

白豆想了想说,没什么可带的。

没有让老杨带东西,老杨还是给白豆买了一块香皂,还有十块水果糖。看老杨把东西带来了,白豆只好要了。白豆要把钱给老杨。老杨死活不要。老杨说,你不是给我钱,你这是用巴掌打我的脸。

白豆不想打别人的脸,也不敢打别人的脸。

好大一片胡杨树。有多少棵,没有人数,也没人能数得过来。好多树站在一起,就成了树林子。只要是树林子,不管大小,总会藏着什么。不管什么人看到树林子,总想走进去看看。不知想看什么,也不知会看到什么。正是这点弄得人心痒痒的。

白豆往树林子方向走。走到树林子边上，白豆有点不敢往前走了。听老兵说过，树林子里面有狼。没见过狼，可听过狼的故事。小时候，狼外婆的故事把她吓哭过。转过身想往回走，却看到了一个人，站在离她不过十几米的地方。

这个人是老胡。

老胡说，想进去转转，我带你去。

白豆说，有狼。

老胡说，狼也怕人。

白豆说，都说狼吃人。

老胡说，人要是让狼吓住了，人就会让狼吃掉。

白豆说，你不怕狼。

老胡说，真想遇到一只狼。

白豆说，为什么？

老胡说，给你做一条狼皮褥子啊。

白豆说，那晚上肯定老做噩梦。

老胡说，狼皮褥子隔潮防寒。

白豆笑了。说，你没有枪，狼来了，你也没办法啊。

老胡说，谁说我没有枪，你看。

说着，老胡的手腕一抖，一道寒光闪过，只听唰的一声响过，再看那边一棵大树，一只短刀已经插进了树干里。

看得白豆瞪大了眼睛。

老胡把手掌摊开，让白豆看到了一把巴掌长的没有柄的短刀，亮闪闪的，很灵醒的一股劲。

怪不得老胡不怕狼。能让短刀从手心像闪电一样飞出的人，没有什么事会把他们吓住。

跟着老胡在林子里转。没有遇到狼。狼大约嗅到了老胡刀子的气味，远远地就躲开了。一只野兔让白豆真正看到了老胡飞刀厉害。看到从茱茱草丛里跳出的野兔，白豆想喊给老胡看。还没有喊出声，老胡手里的刀子就先有了声。嗖的一声过后，那只野兔已经躺在他们的脚前。

拣来一堆枯枝，点起了火。老胡把剥了皮的兔子放在火上烤。

到下野地以来，这是白豆吃到的最好吃的东西。

回来的路上。胡铁说，送你一样东西。白豆说，什么东西？胡铁摊开手掌，白豆看到了一把发亮的小刀子。白豆说，我要它有什么用。胡铁说，没用，也拿着吧。白豆拿过来，放在手心里，凉凉的，挺好玩的。

白豆说，谢谢你了。胡铁说，谢什么，又不是贵重的东西。

又过些天，老胡又用飞刀扎了只野鸡。老胡又要烤给白豆吃，白豆不让。白豆把野鸡从胡铁手里拿过来。白豆说，你把这野鸡给我吧。胡铁说，我本来就是给你打的，你拿去吧。

提着野鸡，白豆去看翠莲。怀了孩子的女人，馋得很，什么好吃想吃什么。白豆没怀过孩子，看过嫂子怀孩子。嫂子怀孩子时，连麻雀都烧着吃，那样子比一只猫还要馋。出门时，想起老杨送的一块香皂，也揣上了。让翠莲洗澡别用肥皂。肥皂碱大，烧皮肤。香皂多好，用它洗过身子，又滑溜，又散发着香味。

见到翠莲，翠莲一看到野鸡。眼睛亮了。把白豆送的香皂也放到鼻子前闻了一会。连着说，真香真香。又问白豆，你给我了，你用什么？白豆说，我还有一块。其实白豆那一块已经用完了。用完了也没事，给老杨说一声，老杨马上会从场部给她带一块。

翠莲已经不呕吐了。只是肚子鼓了起来。摆出了一种很了不起的架子。女人都这样，肚子一鼓起来，身体变了样子，人也变了样子。一个个全是那种很骄傲的样子。说话的口气随着肚子一起大起来。把老牛吆喝来吆喝去。这会儿，老牛真是变成了一头牛，任着翠莲咋样对他，他也不发脾气，随翠莲使唤。

翠莲说，快去，给白豆倒杯水。老牛去倒水。翠莲又说，快去，把鸡毛褪了，煮到锅里，煮熟了，我和白豆一块吃。老牛马上提着鸡到了锅灶前。

翠莲说，你快一点呀，我都饿得不行了。老牛连忙说，马上就好，马上就好。

看着白豆，翠莲才把声音放和缓了。翠莲说，有些日子没见了，快说说，有什么新鲜事。

白豆说，野鸡是铁匠铺的老胡给的。翠莲说，人咋样？白豆说，挺好的。白豆说，香皂是赶马车的老杨给的。翠莲说，人咋样？白豆说，挺好的。翠莲说，这咋能行，总有一个要强一点吧。白豆想了想说，我看不出，谁能比谁强一点。翠莲说，你得拿个主意，要好只能和一个好，不能和两个都好。白豆说，和两个都好怎么样？我又不是要嫁给谁。翠莲瞪了白豆一眼，说，你是真傻，还是装的？你以为他们对你这么好为了什么？白豆说，为了什么？翠莲说，男人对女人好，还用问为什么？

白豆从翠莲家出来，往自己住的五队走。走在路上，想起了白麦。想着给她寄出去的信也有些日子了，白麦怎么也该收到了。收到了，怎么也该给她回个信了。

回到队上，从队部过。文教喊住了她。她想，可能是白麦来信了，果然，文教说，有你一封信。

信果然是白麦写的。信也写得很简单。

白麦在信上说，她太想白豆了，好几回做梦梦到了白豆。

还说,她马上就要结婚了。

白麦还在信上说,她一点儿也不想结婚,也不想嫁给这个男的。她说这个男的大了她十二岁,有一只眼睛还瞎了,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好看。

白麦说,他说他姓罗,让我喊他老罗。我就喊他老罗。

白豆心想,这么一个男人白麦也嫁,白麦也太有点不把自己当回事了吧。不想嫁,看不上,还结什么婚呀。再另找一个不就得了。

再往下看。白麦在信上又说,可她没有办法,组织出面了。她不能不听组织的。

白豆心想,婚姻自由啊,你不愿意,组织也不能逼你啊。

要是白麦在她跟前,她一定要把这些话说给她听。可白麦不在跟前,她只能是这么想一想了。

当然也可以把自己的想法,写到信上去,让白麦看,白豆识的字不多,没有办法把自己的想法全写成字。再说了,白麦都说马上要结婚了,自己再说那么多,也没有用了,还是什么都不要说了吧。

白豆只能心里希望白麦过得好。

床头有个木箱子,箱子打开了,可以放衣服和别的东西。箱子盖盖了上了,就是一个小桌子。坐在床上,身子趴在箱子,白豆给白麦写信。

告诉白麦,她还没有结婚,也不知什么时候会结婚。还说,现在有两个男的,对她挺好。她也觉得他们挺好。可她从来也没有想过要和他们结婚。

白豆如果知道在不久会发生的一些事情,也许她就不会这样给白麦写信了。

上工,下工,在荒野上。走着走着,有时就会有一辆马从后边赶上来。

马车停下来。白豆跳上去。马车不用停。白豆也能跳上来去,那么的轻巧灵活,看得老杨直竖大拇指。

白豆喜欢坐老杨的马车,不全是因为可以少走路,少受点累。白豆喜欢坐老杨的马车,还有因为老杨这个人爱说话,什么话都说。白豆爱听老杨说笑话,老杨的笑话特别多,听老杨说笑话,让白豆笑得捂着肚子弯着腰。

像变戏法似的,只要白豆坐在车上,老杨总是能从口袋里掏出一点好吃的东西。什么糖呀,饼干呀,有一回还掏出了一块月饼。女人好吃,爱吃好吃的,爱吃零食。不过,老吃老杨给的零食,白豆有点不好意思。白豆对老杨说,把你的衣服被褥拿来,我给你洗。

洗衣服本是平常的事,可一个女人要给男人洗衣服,平常的事就有点不平常了。